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 第二个女人

● (日) 高岩 著 李 译



# 第三个女人

(日) 夏树静子 著  
祖秉和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7—0268 号

夏樹静子

第 三 の 女

---

本书译自角川书店 1992 年第 13 版

© 夏樹静子

版權代理人 株式会社ウッドベル

## 内容简介

在巴黎郊区巴比松村象塔尔宫饭店的酒吧里，日本某大学副教授大湖浩平与一来此旅游的、自称为“鲛岛史子”的日本女性偶然相遇，但由于当时暴风雨造成停电，在黑暗中谁也没看到对方的面孔。尽管如此，在黑暗的包裹下，二人却极为信任地互相倾诉了各自心中的怨恨：大湖深恨迫害自己的上司吉见教授，声称真想杀死他；史子说她早晚要杀死一个叫永原翠的女人，并说此人是箱根绿宝石饭店经理的长女。二人在心心相通的情感下于黑暗中分了手。回到日本后，大湖一直不忘史子，却又不知如何能再见到她。不久，吉见教授被人毒死在家中，而案发当时大湖被一女子的电话约定引到了图书馆中，从而在无意中具备了“不在现场证明”。大湖心里明白，是史子杀死的吉见。不久，大湖收到了印有箱根景色的绿宝石饭店的图画明信片，他顿时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史子与他在巴比松

村订下了“交换杀人”的协议，她现已完成了自己这一部分，下面该大湖去完成另一半了。为了能再次见到心中所爱的史子，为了履行黑暗中达成的默契，大湖开始了杀害永原翠的行动……大湖成功了，他杀死了永原翠，但也杀死了史子。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个女人/(日)夏树静子著;祖秉和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535-8

I. 第… I. ①夏… ②祖…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301 号

版式设计:连生

### 第三个女人

[日]夏树静子 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44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14-1535-8/I·598 定价:13.00 元

印数:0001—6000 册

# 目 录

秋天的暴风雨.....	(1)
选择的时刻 .....	(20)
信息 .....	(32)
来访者 .....	(46)
绿宝石饭店 .....	(60)
标的 .....	(77)
沙计时器.....	(109)
女人的面影.....	(121)
银灰色水貂毛.....	(139)
跟踪调查.....	(157)
图画明信片.....	(168)
重逢.....	(183)
接触点.....	(204)
在湖滨.....	(226)

## 秋天的暴风雨

当越过森林传来的、长时间萦绕耳际的教堂钟声的余音终于消失的时候，大湖感到起风了，因为他听到在粗大的褐色房柱和横梁之间的法国式窗户在嘎嘎作响，看到挂在窗户两侧的葛布蓝窗帘在微微摆动。

当他把饭后喝苹果烧酒用的杯子放在矮腿圆桌上并缓缓坐下来的时候，耳边依然是强劲的大风吹得窗户不停响的声音。

透过路易王朝建筑风格的昏暗酒吧的窗户，可以看到饭店的庭院和柞树篱笆外面的石铺村道，还可以看到小麦和葡萄园后面的枫丹白露的森林的一部分。

户外虽已几乎被夜幕笼罩，但远处的森林和尖屋顶建筑的轮廓仍依稀可见。

巴黎东南方以美丽的红叶而著称的森林，眼下已成了裸木和针叶树组成的寂寥地带。模模糊糊地呈现着淡茶色的地方，大概是七叶树和菩提树吧，大概还有一些枞树、水松、侧柏等带刺的暗绿色的群生植物。



呈缓坡状的广阔的田地，完全变成了枯叶色的草原。

西欧阴郁的冬季，已经来到眼前……

只有这座古老的饭店庭院中的三四棵七叶树上，还残留着一些没落净的大树叶，但经今天的夜风一吹，肯定都要落地的。

就是现在，每当窗玻璃被风吹得颤动不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无数的枯叶在空中飞舞，然后落在没有旅客的庭院中的白色的铁制桌椅和闲置在那里的野餐时烧饭用的砖瓦上。

这时，大湖忽然想起在学术会议期间认识的一位巴黎大学的青年讲师说过的话：

“在两三天以前还可以欣赏到巴黎城郊的秋天美景，可前天天气忽然变得异常，一下子冷了起来，每天晚上都吹来强劲的东北风，好像一下子变了一个季节。”

这位讲师在谈到今年气候异常、天气多变时还说：

“法国的气候，有时一两天之内就由秋天变成冬天……”

现在是十月中旬，可是巴黎的天气忽然变得像日本阴历腊月那样寒冷，使得大湖放弃了到郊外游览的念头。可是，今天早晨天气却很暖和，穿着毛衣还出汗呢，于是午后他来到了巴比松村。十多年以前，大湖在故乡的大学工作的时候，曾有机会访

问过 19 世纪所谓自然主义的巴比松派画家米勒、柯罗、库尔贝等居住过的这个小小村庄和枫丹白露的大森林，给他留下了近似乡愁的美好印象。

可能的话，今天他真想在当时到处都有的具有农家感觉的旅店再投宿一次，但是他没有找到这样的旅店，结果住进了一家稍具乡村风味的饭店。饭店的名字叫象塔尔宫，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大湖眼看着这昏暗的天色，觉得与其说是暮色降临，不如说是云雨骤至。

很快，暴雨击窗、狂风怒吼，秋天的暴风雨瞬间袭来了。

大湖本想在饭后出去散散步，现在只好作罢。他一边喝着苹果烧酒一边想：没有办法，天气忽然冷了起来。

他伸开双腿，身子靠在椅子背上。醇香的饭后浓酒，很快地从食道向胃的各个角落扩散。

学术会议昨天结束，他准备明天下午乘飞机回国。现在有一段自由自在的时间。

这样寂寞地呆在饭店里他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这等于把回日本的时间推迟了，然而这倒使他产生了一种解脱感。

一回到日本就会进入日常生活中，就将各式各样的痛苦、失望和危机不断袭来。想到这些，抑郁的感情又涌上心头。

咳，现在把这些都忘掉吧。

不，有些问题正需要在这个时候进行深思熟虑，作出决断……

思绪有些纷乱，可能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

风雨越来越大，窗玻璃不停地颤动。外面已是漆黑一团。暴风雨的声音就像在电视剧里听到的经过夸张的声音一样，在建筑物的外边狂叫。

大湖感到脚下有些寒冷，便抬起上身用一双醉眼扫视了一下周围。

枝形吊灯的晶体玻璃折射出略带红色的光芒，室内一片寂静，这与室外形成强烈对照。墙上贴着退了色的天鹅绒，室内有马赛克炉栅，中世纪风格的铁盔，白头发、小眼睛的法国偶人以及烛台等陈旧的装饰品。

房间不怎么大，室内有一种独特的发霉的气味，还夹杂着一点儿格兰牌高级香水的气味。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酒吧在餐馆和饭店之间的二楼，双方的客人均可自由出入。餐馆拥挤时等候者的休息室在餐厅的旁边，而这个酒吧主要是供客人饭后休息的地方。

今天一则不是周末，二则气候异常，饭店的住客没人到这里来，而餐馆的客人好像饭后都乘车回家了。

忽然一道锃亮的闪光划过，接着户外响起了雷鸣。这时，大湖听到室内有人发出一种惊叫声。

听到雷声，大湖固然吃了一惊，但更使他吃惊

的是他觉察到这个酒吧间里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人存在。他从进来的时候开始，一直认为这个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在靠窗的桌子上一直放着一个很小的咖啡杯子，大湖还以为那是客厅里的一种装饰呢。

仔细一看，在那桌子前面有一个有靠背的安乐椅，椅子下边露出了一双很漂亮的灰色浅口皮鞋的鞋尖。原来是一个女人坐在那里。

她大概是单身一人没有同伴，因为一则咖啡杯子只有一个，二则一直没有听到过有人说话。

大湖探头一看，女人的脚映入了他的眼帘。那双脚上穿着黑色长筒袜，小腿很纤细，没有一点赘肉，像雕塑一样，线条很美，完全不像日本人的脚。

但是，大湖忽然觉得她大概是日本人，因为他看到在椅子扶手上的她的胳膊上的黑色乔其纱衣服上有日本人喜欢的红叶图案。

在巴黎和它的近郊遇到日本人一点也不稀罕，但大湖此时却出于好奇站起身来。他看到了那个女人披着暗褐色长发的肩膀和白皙的额角的一部分。

这时，又划过一道闪电，雷声比上次更近了，同时他又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女人轻微的惊叫声。

大湖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不觉微笑了一下。这时，他看到对方放着咖啡杯子的桌子角上扣放着一本像是文库本的书，并一眼看到了封面上日本字的书名。于是，他客气地问道：

“你是日本人吗？”

“你也是日本人？”女人低声说，声音有点沙哑。

“是的。”大湖又苦笑了一下。对方大概是从他不流畅的法语觉察到他是日本人的。

“失礼了。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你在这里。你是一直坐在这里的吗？”

大湖接着问道，但并没有看到对方的面容。他产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事情来的太突然了，马上就面对面相待有些不礼貌。

女人没有作声，但像是在无言中作了肯定的回答。

“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就一个人吗？”

女人沉默不语，但也没有表示否定。

“听说蜗牛和鸡是这里的名菜，这里的酒焖子鸡的味道的确很好。”

用红葡萄酒煮法国南部平原饲养的鸡，这是典型的勃艮第菜肴，是这家象塔尔餐馆的得意名菜。

“我喜欢吃生火腿。”女人爽朗地回答。

“啊，在生火腿的边缘上特意加上绿霉，别有风味吧。还有那奶酪……”

主菜上完以后，上来了一小筐奶酪，多数是像白霉奶酪那样的软型的，也有棒状硬型的，还有蒙着一层黑霉的山羊奶酪，橘黄色的奶酪等，一共有

10种以上，盛得满满的。当时大湖本来已经吃饱了，但在这美味的诱惑面前，还是这个那个地吃了不少。饭后的苹果饼，他只吃了一口。

“你是说在法国的餐馆，一看那里的奶酪，就知道那个餐馆的味道和质量吧。”

女人的声音开始变得笑意盈盈，透着温柔。

好像吃的话题总会使现场的气氛亲切起来，而且对方只是单身一人，酒吧间里也再没有其他的人。

大湖感到好像憋在胸中的闷气一下子都吐了出来似的。他移动了一下上身，说道：

“但是，我真吃了一惊，屋子里这么静，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里。”

“我也没注意到你的存在，你进来的时候，我大概正在看书……而且你大概也是静悄悄地，一点声音也没有。”

女人沙哑的声音中含着稍许揶揄的成分。

“我并非有意静悄悄地……是正在思考一件事情。”大湖骄矜地回答。

“……”

“象塔尔宫这个餐馆的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在莫泊桑的作品里吧？”

“啊，是的，是裴璐璐小姐！”

“被遗弃的裴璐璐被象塔尔家族收养了。”

“是的，没错儿。”

大雪之夜被象塔尔家族捡回来的裴璐璐，深深地恋慕着这家的三少爷，但她一直保持沉默，没有表白。三少爷也将对裴璐璐的真情埋在心中而最终和他的未婚妻结了婚。经过漫长岁月后的一个晚上，他们二人将这个秘密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倾倒出来。作品对这种“陶醉、狂热、圣洁的感情”的描写，也陶醉了学生时代的大湖……

大湖又喝了一口苹果烧酒，感到兴奋异常。对这位尚未看到面孔的女性，他忽然产生了亲近感。

“你是一个人来巴比松村参观的吗？”

“是的，可是我昨天患了感冒，喉咙疼的很，所以哪儿也没去，想在这里休息休息。”

“住在巴黎的饭店吗？”

“是的。”

“那回去可麻烦了。”

“我有车……但下这么大的雨，恐怕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听她的口气，好像暂时在这里和大湖聊聊天亦无不可。

大湖拿着酒杯站起身来，自然地向着可以看到这个女人的位置走去。

但是在他刚刚迈出脚步时，天空又划过一道闪电。与此同时，枝形吊灯全灭了。接着，在一片漆黑的酒吧里又听到了雷鸣声。

他站立了片刻之后，脚蹭着厚地毯向前走去。可

能是附近都停电了，也没有光线从窗户外边射进来，室内黑得连桌子和椅子的轮廓都看不清楚。

大湖用手摸着黑儿在女人斜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坐下以后，他才感觉到这个位置好像离女人很近。方才闻到的格兰牌香水的气味飘到了他身边，女人的气息传到了他的面颊上。他用手掌摸到桌面，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手轻轻地触到了女人的胳膊肘。当他碰到女人薄薄衣料里边的纤细的胳膊肘时，身上产生了一种麻酥酥的感觉。

“太偶然了。”大湖为了掩饰他那莫名的紧张随便地说道，“是千载难逢的宝贵的偶然……”

“记得有一本书上说，莫泊桑喜欢写的题材是水边、偶然和悲观主义。”

“悲观主义？”

这个词汇使他想起了他内心深处的烦恼。他知道在他身上存在三种东西：一是希望地位、名誉、家庭都平平稳稳的世俗气质；二是不顾一切的英勇的正义感；三是把这一切看得像车窗外的远景一样淡泊，追求纯粹和永恒的诗人气质。过去，这三者一直保持着不稳固的平衡。但是，在精神上，不论是哪种感情占上风的时候，都蒙着一层淡淡的对人生的悲观主义。

“我总觉得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品质坏一些，这是为什么呢……？”

“是啊，说不定是因为悲观主义者有在某一天突



然干出爆炸性事情的危险性吧。就是说，某一天突然觉得事态没有好转的可能性了，于是不能自持，就做出荒唐事来……”

“啊……”

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心事又被对方说中了，也许他自己已快要成为这种状态了。但是，他心里的郁闷无法对任何人说。不幸的是，他的身边没有一个能正确理解他的心情的朋友。他妻子虽然是个好妻子，但却不是他真正的知心人。

可是现在……很奇怪，好像自己的郁闷自然地融化了，并想一下子全吐露出来。美妙的黑暗和陌生女人的体味包围着他，这也许能够使他的心灵获得陶醉和解脱。

在这个女人身旁，好像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是显露出了真实的自己吧……？

看来，停电还要持续下去。户外和室内仍是一片漆黑，强风和大雨的声音没有停歇。楼下偶尔传来声响，但听不到客人的骚乱和牢骚。这里和日本不同，是一种欧洲农村式的安闲吧。

“要是把盘踞在心底的郁闷和臭子弹般的东西全都抖搂出来的话，说不定会变成一个乐观主义者呢！”

大湖像喝醉了似地自言自语，但他的心情和平时醉酒时有所不同。

“那样……也许心情会好一些。”